

名家
新作

布袋戏

■王奎山

布袋戏，因演员只有一个人，因此又叫独角戏。布袋戏的舞台类似如今的大立柜，不过，是用布幔围成的，上面开了一个方形的口子，作为表演区。演员站在布幔子里，双手操纵木偶进行表演。同时，模仿剧中人的口吻念白或歌唱。

布袋戏因演员只有一人，而一个人只有两只手，只能同时操纵两个角色进行表演，因此布袋戏中的人物一般不多，而同时出现在舞台上的，则只能有两个角色。这是布袋戏的局限。其实，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有其自身的局限，只是布袋戏的局限特别明显而已。

在表演正式的剧目之前，作为一种招徕观众的手段，布袋戏常常有一些即兴的小节目，演唱一些当地的民间小调，并且配以木偶的表演。这种即兴的小节目，因唱词及曲调都为观众所熟知，因而常常会受到格外热烈的欢迎。有时候，甚至会

出现如今歌星们举办大型演唱会那样的情形：台上台下同唱一首歌。比如，我们那里有这样一首民歌：芝麻开花白又白，打南来个花大姐。搬个墩，你歇歇，你的小脚俺捏捏。这种当地的小调，大家都耳熟能详。因此，当拿到舞台上进行表演的时候，大家（特别是小孩子）都跟着一起唱。特别到最后，当小姐坐在一个凳子上，将一只脚高高地翘起，后生双膝跪下，将小姐的脚紧紧地搂在自己的怀里时候，大人小孩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

我小时候看过的最长的一出布袋戏叫《王小砍柴》。穷人家的孩子王小上山砍柴，山上住着一个白胡子老人。王小心疼老人，就天天给老人挑水。老人临终的时候，送给了王小一个破瓦盆。哪知这个破瓦盆竟然是一个聚宝盆。村上的财主听说了，就抢走了王小的聚宝盆。财主把聚宝盆拿回家，往里面放了

一个金元宝。拿出金元宝，盆里又出现一个金元宝。财主的爹喜坏了，不小心一屁股蹲到聚宝盆里。财主慌忙去拉他爹。拉出一个爹，盆里还有一个爹；拉出一个爹，盆里还有一个爹……

在我的印象里，演布袋戏的，一般以中老年人为多。然而也有例外。有一次，村子里就来了一个明眸皓齿的演布袋戏的后生。后生在兰云家吃了一顿饭，就和兰云一见钟情了。但是，后生和兰云把他们的感情埋得很深很深，连兰云的父母都没有觉察出来。

这种事是张扬不得的。有一个走码头的梆子剧团的年轻武生，和我们那里一个姑娘相好。晚上，两个人跑到瓜庵子里野合，被女方的亲属抓住，硬是活活将年轻武生的一条腿给打折了。这种事是张扬不得的。

明眸皓齿的年轻后生第二天就

走了，就离开了我们村。

兰云该干啥还干啥。该纺线还纺线，该织布还织布。

五六天之后，兰云提出来要到明港去卖布。兰云说，到熊寨卖太便宜，听人说，明港的布贵。爹娘都同意了。兰云就背上布，到明港去了。

明眸皓齿的小伙子正在明港等着兰云呢。兰云到集上把布卖掉，跟上小伙子，坐上火车远走高飞了。

兰云的出走，使她的父母感到非常之丢人，特别是她的父亲。数年之后，当兰云两口子带着孩子回老家看望父母的时候，兰云的爹坚决不让他们进门，并且把他们带来的礼物扔到了大门外面。

兰云流着眼泪在大门外对着父母磕了一个头，走了。

许多年之后，当我有机会负责编写我们县的曲艺志的时候，在“人物”一章里，我将兰云两口子的事写进了进去。我认为，兰云是我们村第一个张扬人性旗帜的人物，她完全有资格进入历史。

作者简介：王奎山，男，1946年出生，河南确山县人，当代小小说领军人物之一，著有《加尔各达草帽》、《王奎山小小说》。

当没有了色彩

■韩博文

红橙黄绿青靛紫，
如此美丽，
可，一旦失去了这些……

汽车没有了指引，
晕头转向地乱跑；
花园丢失了美丽，
缺少了兴冲冲的游客；
大海失去了气魄，
再也没有一点点生机；
树林丧失了幽静，
与垃圾场相差无几……

我庆幸这只是我的幻想，
可，现实又如何呢？

乱砍滥伐的人们，
正在消耗着最后一抹绿色；
乱排废水的人们，
正在把蓝色污染掉；
随意偷猎的人们，
正在让飞奔的色彩倒下；
乱放废气的人们，
正在将那明亮的金黄遮挡……

失去色彩的那天或许已不遥远。

逆光中看你

■杜放光

在父亲眼里，母亲娇小玲珑，漂亮温柔。心仪之余，遂展开长达三年的持久追求战。后来，她终于成了他四个孩子的母亲。我，是其中最小的一个。

然而，母亲的温柔我从未见过。在一个秋雨连绵的日子，随着父亲的悄然离世，母亲骤然转型，不仅我们几个畏惧她，就连亲戚邻居家的孩子也都唯恐避之不及。那年，我不足五岁。

家里有每年去县城拍全家福的习惯。在父亲过世后次年春天的一个早上，母亲以少有的温情叮嘱我们在家梳洗打扮，而后出门借拖拉机了（当时县城才有照相馆，而拖拉机俨然是最好的代步工具）。不料想，母亲前脚出门，家里就爆发“大战”。哥哥调皮，故意把二姐的橡皮筋藏起来，二姐急得团团转。

待母亲好话说尽，终于央人把拖拉机开到家门口时，家里孩子们已乱作一团，打得鬼哭狼嚎。

母亲的脸一下子黑了。一声令下，我们四个排成一溜儿跪在地上。平日里，母亲的家法极严，我们若是犯了错，轻则罚跪，重则鞋底狠抽。果然，鞋底撞击肌肤的声音从大姐的哭喊声中依次传开。还好，看在最小且没有

了三角钱的菜叶回来。

十几年的蹉跎岁月蹒跚流逝，我们姐弟四人终于陆续毕了业有了工作。

前些日子，伴着初春的晴好，我陪母亲共进午餐。阳光从身后的窗子斜照过来，在母亲脸上留下斑驳的暗影。轻啜茶水，母亲问我最近是否还经常熬夜，叮嘱人到中年要特别注重身体。接着，她又自顾自地唠叨着：你大姐的公司不知道近来咋样了？老二家的房子也该盖好了吧？你哥昨晚胃病发作，疼得头上冒汗，让人好揪心啊……细数着隐忧，泪水盈满了母亲的眼眶。

那一刻，我仿佛触到母亲真实而柔软的内心，慈祥，平和，温暖。

逆光摄影，初学时，拍出来的照片黑黢黢的，便固执地认为逆光很丑。及至掌握了技巧，才发现图片明暗对比分明，画面光影交叠通透。而此刻，静坐于眼前的母亲，曾长期生活在苦难之中，不正如逆光而立吗？虽没有柔美的线条，却体现出较强的承重力和磨砺度。

遗憾的是，很多人跟我一样，是在被刺到流泪才看到太阳的美丽。

好人老吴

■邵超

老吴去世转眼已经四年了。

四年前清明节那天，我们赶到老吴偏远的老家，为老人送行。

老吴叫吴长庚。论工作，我们是同事。我在政府机关当秘书、当主任期间，他当会计。论辈份，他和我父亲同岁，是前辈。

老吴是政府机关的元老。解放初期，他就在政府当会计，一干就是五十年。老吴一辈子当会计，经手的钱不计其数。可他自家的生活却过得十分清贫。没有盖一套房子，连电视机到现在还是黑白的。五个孩子一贫如洗，看得出来老吴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财富。老吴为了财务室的安全，一辈子住在办公室里，到老了也没有家的概念。

老吴年轻时是个劳模，他糊信封，合墨水，从节约一滴水、一片纸、一度电做起，为集体节约了大量开支。老吴当会计期间，服务过的领导有20多人走上了省市级领导岗位，有当省委书记的，有当厅长的，老吴从没打扰过他们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一个省委领导下基层视察工作，上门去看望他，称老吴是“老黄牛”、“红管家”，并问其有没有问题需要解决。老吴不假思索地回答没有。其实老吴家中儿子、儿媳当时工作都没安排，家中困难重重，压力很大。

我当主任期间，老吴放下长辈的

架子一直尽力配合。什么该办，什么不该办，他总是直言快语地提醒我，避免了财务管理上的失误。当主任十年，直到我调离，老吴没有向我提出过个人的任何要求。老吴对任何人都好，但在执行财务制度上对任何人都严。一个年轻的同事办私事，找到老吴要求照顾报销车旅费，被他一口回绝。同时老吴看他困难，又掏出自己的钱来帮助他，青年人至今说起此事还很感动。

近两年，年近八十的老吴身体越来越弱了，病魔缠身，卧床不起。每次看他，我都劝他住院治疗。老吴都说：“住院太贵，住家里方便。”我知道，他是怕花公家的钱，怕给单位添麻烦。

老吴就是这样一个人。好人是平凡的，好人是高尚的，好人是值得我们尊重和怀念的。老吴没有当过官，县里没有为他组织吊唁活动。我们这些同事，自发为他送行。那年清明，我们送走了一个好人。老吴家中院落破败、简陋，却开满了油菜花。老吴一生不讲究，吊唁活动和他生前一样不讲究。只有这些黄花知道大家的心思，把为一个好人送行活动装点的金灿灿，黄澄澄的，这是极不寻常的。

我在心中一遍遍祷告：好人走好。

电视文学剧本·连载·

布衣将军

(节选)

王雪枫

策 划：李明方 白明宽 姚建华 张广东 王尚林

文学统筹：王尚林 巴丽芬 戴俊贤 党史统筹：王玉西 石国文 许志强

撰 稿：王保清 邢长顺 杨光奇 总撰稿：梁祖文

11.永城郊外彭雪枫住室。

彭雪枫握住吴芝圃的手。

彭雪枫：吴政委，刚接密电，真没想到，老魏他率师西征，两战两捷，不幸在马路口战斗结束之前，身负重伤，右腿被打断了。我已电令三十一团去接应他们。吴政委，

我们要为老魏报仇！这个春节，要让驻守开封的日军过不好年，把张岚峰家门口搅个底朝天！替魏凤楼报仇！我盼着你们胜利的好消息。

12.操场上。

吴芝圃正给淮阳营指战员讲话：同志们，水东地区是咱老家，冀鲁

豫军区杨得志司令员亲自率领八路军南进支队挺进水东了。为了策应南进支队，彭司令命令我们淮阳营也挺进水东地区的杞县、睢县、通许、太康和扶沟一带，去消灭那里的日本鬼子和土匪汉奸队。据可靠消息，昨日，魏凤楼的游击纵队打日伪据点，魏县长腿被打断，现已驻军西华逍遥镇。明天，日本和汉奸张岚峰的皇协军要到睢县、杞县交界处的尹店换防，我们必须在24个小时内，赶到指定地点设伏，狠狠地揍他们一顿！替魏凤楼报仇！

13.睢县、杞县交界处尹店。

吴芝圃带领淮阳营埋伏在大路两边高丘上的小树林里。吴芝圃对排长屈登瀛说话。

吴芝圃：屈登瀛排长，传达我的命令，等到敌人进入埋伏圈，听命令一齐开火，打他个措手不及！

屈登瀛：是！

远远的田间小路上，日军和汉奸向预先设计好的埋伏圈缓缓行来，前面走的是孙有福的汉奸队，后面紧跟的是日军。

屈登瀛：报告吴政委，鬼子来了！

吴芝圃：有多少鬼子？

屈登瀛：鬼子有三四十个，加上汉奸队，有三百人左右。

吴芝圃（狠狠地）：这些狗东西，在咱们中国，还这么趾高气扬的，太可恨了！待会儿听我的命令，狠狠地打这些狗东西！

14.日军行军路上。

大路上日军高挑着膏药旗，大摇大摆地在路上走着，汉奸郭馨坡的皇协军在前面开路，渐渐走近了淮阳营的埋伏圈。

打！吴芝圃一声令下，指战员们居高临下，一齐开火，一颗颗手榴弹飞向敌群，日伪军顿时乱作一团。

日伪军稍作整顿，开始反扑。吴芝圃率指战员奋勇抵抗，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反扑。

屈登瀛：吴政委，我们已经打退了敌人的三次反扑！打得太过瘾了！

15.尹店。

吴芝圃指着公路上的敌人：你

看，那个躲在汽车后面腰挎战刀指挥的鬼子一定是鬼子的头目。这就看你这个百步穿杨的神枪手了！

屈登瀛目测了一下远近：没问题！

说着，端起手中的步枪，将身子靠在一棵树干上，砰的一枪，敌群中的日军军官应声倒地。

伪军士兵看到日军官被新四军打死了，公路上的敌人惊叫起来！

士兵：不好了，山崎大队长被新四军打死了！

16.永城新四军临时司令部。

机要员向彭雪枫司令员报告：司令员，吴芝圃带领的新四军淮阳营，在睢县尹店设伏大捷，打死打伤日本鬼子80多人，伪军150多人，击毙日军大队长一人。

彭雪枫：好一个吴芝圃啊，一到永城就来个旗开得胜！告诉他，能不能给我来个三战三捷，煞煞鬼子的嚣张气焰！还要告诉他，打了几个胜仗。揍疼了敌人之后，要立刻转移，防止敌人疯狂报复。

(62) 待续